

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逻辑及其评价

宋永平 刘晓勇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内容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作家的科学技术观的形成, 是一个合逻辑性与合历史性相统一的过程: 霍克海默首先提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这一论点, 马尔库塞加以完善, 至早期哈贝马斯却得出了资本主义统治合法化这一结论。法兰克福学派陷入理论误区, 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区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异同, 在于他们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 但是他们的观点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 科学技术;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06)03-0017-05

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 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的最具有影响性的社会事实之一就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在给现代社会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 也给当代社会的思想意识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在西方社会形形色色的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当中, 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作家(霍克海默、马尔库塞以及早期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观无疑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 这一方面在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作家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这一引发争议的基本论点, 并且加以系统地阐发, 另一方面也在于它为我们新的时期正确理解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 并以此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

(一) 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逻辑

1. 理论的提出。20世纪30年代, 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观初见端倪。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 霍克海默一鸣惊人, 冲破旧的意识形态理论, 断言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他认为,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社会文明进程有所贡献, 可以说, 科学是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它使工业文明成为可能。但是, 当面临作为整体的社会文明进程问题时, 科学却推卸自己的责任, 也就是拒绝以适当的方式处理与社会文明相关的问题。伴随着科学视野的萎缩而出现的问题

是: 一套僵死的概念, 如主体与客体之间不可改变的关系、人与自然、灵魂与肉体以及其他范畴之间的固定区分等, 能够一直发挥作用。于是, 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冲突接踵而来。霍克海默之所以认为科学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 是因为它掩盖了社会危机, 他说:

· 不仅形而上学, 而且它所批评的科学, 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 后者之所以复如是, 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 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们不关心纯粹真理。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 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之上, 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认为信仰, 科学理论, 法规, 文化体制这些哲学的, 道德的, 宗教的活动皆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的说法, 并不是攻击发明这些行当的个人, 而仅仅是陈述了这些实在在社会中所起的客观作用。^{[1]5}

20世纪40年代,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作出版了《启蒙辩证法》, 这本书虽然没有系统阐述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但是他们对启蒙精神, 工具理性的批判, 实质上是对以技术为文化精神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 这归根到底就是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启蒙辩证法》论证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理性支配的世界中, 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心状态, 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他给出的答案是“神话已经是启蒙, 启蒙退化为神话”^{[2]5}, 也就是说, 当人类利用启蒙从神话中

收稿日期: 2005-11-02.

作者简介: 宋永平(1960-), 男, 陕西渭南人, 副教授, 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万方数据

无知的境地中脱身的时候,启蒙已经沾染上神化的特征,启蒙正蜕变为另一种使人不自由的神话。为什么“启蒙退化为神化”呢?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抬出了科学技术,在两人看来,启蒙精神即工具理性,即人们利用科学技术作为手段达到控制自然,满足人的物欲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霍克海默对科学技术提出批判,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的昌明使醉心于其中的人们陷入了实证主义之井。他说:“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更深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之中”^{[2]10},也就是说,主体理性的胜利是以主体顺从理性和现存事物为代价的,即当人们用理性来批判一切时,人的思维也就受制于理性的逻辑,这种逻辑往往具有抽象性,但却失去了对现实的否定性和超越性。

可以看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首先提出了把科学技术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这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来者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提供了论述的基础。但是限于时代,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论述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抽象的性质,他们并没有回答为什么科学技术能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出现。这一工作是由马尔库塞来完成的,因而我们可以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奠定了基础。

2. 理论的基本形成。20世纪60年代,这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基本形成的时期,理论的形成以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为标志。这主要体现在,马尔库塞回答了霍克海默没有系统阐述但理论上必须要求回答的问题,即科学技术怎样使人不具有批判性。

对于这个问题,马尔库塞从三个方面具体地加以阐述。(1)从人的单向性来说,马尔库塞区分了人的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表面上很幸福,但这是一种虚假的幸福,这种幸福被工业社会建立在虚假需求和虚假的需求被工业社会满足之上。而人的真正的需求,应该是符合人性的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却被建立在科学技术高度昌明上的工业社会所窒息。因此,马尔库塞指出:

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设施中进行的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何况个人自发地重复强化的需求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而只能说明控制的有效性。^{[3]8-9}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也不是真正的需要,人们无法超出这个

社会而找到自己真正的需求,人们在这个社会中一切“自由”的选择恰好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目的。

(2)从政治领域的单向性来说,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集权社会。这种集权社会与以前集权社会不同之处在于旧的集权是用暴力控制被压迫的阶级,而新的集权是采用科学技术来瓦解阶级斗争,改变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应用淡化了体力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蓝领工人朝着白领工人转变,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工人与工厂的相互依存度增加。总之,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工人阶级似乎不再与确立的社会相矛盾。这样以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情况,即:“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3]32}外表上自由而舒适的工人阶级实质上“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3]32}。

(3)从思想文化领域的单向度来看,这种思想“是由政策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系统地推进的,他们的论域中充满着自我有效的假设,这些被垄断的假设不断重复,最后变成令人晕晕欲睡的的定义和命令”^{[3]14}。马尔库塞着重分析了现代哲学,他认为“理智的消除甚至推翻即定事实,是哲学的历史任务和哲学的向度”^{[3]166-167},然而,滋生于科学技术昌明时代的语言分析哲学和实证哲学在英美国家的流行标志着单向度的哲学——肯定性思维的胜利和否定性思维的失败。在马尔库塞看来,实证哲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思考方式本身就是单向度的,因为它把语言的意义同经验事实和具体操作等同起来,并把既定事实无批判地接受下来,从而把多向度的语言清除为单向度的语言。无批判地直接接受既定事实意味着否定性思维的丧失,亦即他不能使人们对现有的社会环境做出正确的批判。这样,哲学便失去了其自身高度,成为单向度的哲学,成为某种顺从和附庸的东西。在马尔库塞看来,在思想文化的其他领域,如艺术,也发生着相同的情况。基于以上的研究,马尔库塞得出结论:

技术理性的概念,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合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4]39}

3. 理论的逻辑终点。早期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是与《单向度的人》辩论的产物。早期哈贝马斯不赞成马尔库塞的后工业社会

是一个“利用技术而不是利用恐怖”有效统治着个人和“窒息人们要求自由的需要”的集权社会的观点。正如哈贝马斯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的, 他的著作是为同马尔库塞所做出的结论——“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4]1}——进行辩论而写的。

首先, 早期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与旧的意识形态相提并论的做法表示异议。哈贝马斯强调指出, 技术与科学作为新的合法性形式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 已不再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和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这种新形态是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指出, 尽管科技进步同旧的意识形态一样也发挥着使人安于现状, 阻止他们思考和讨论社会基本问题的作用, 但它已完全没有了传统意识形态压抑人的功能。所以, 早期哈贝马斯批评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排斥民主自由的论点。

第二, 早期哈贝马斯不赞成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所发挥的作用归结为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哈贝马斯指出, 科学和技术今天不仅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 而且也成了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他为统治者进行辩护或论证的标准是非政治性的, 因为这个社会的统治合法性是“从下”“从社会劳动根基上”^{[4]54}获得的, 也就是说, 它是依靠科技进步的成果, 依靠对个人需求的补偿所取得的广大居民对制度的忠诚来获得的, 不是“从上”, 而是通过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来获得的。

基于以上分析, 早期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发展的悲观态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马尔库塞从单面社会理论出发认为, 科技越发展, 人就越陷入被奴役的地位而不能自拔。哈贝马斯则不然, 他认为, 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情况之下, 未来社会的发展不是依靠阶级斗争, 而是依靠“科技进步的逻辑”, 依靠更加充分和合理的利用尚未转化为现实的科学和技术的潜力, 所以, 未来社会的发展依靠更为正确的使用科学技术。由此, 早期哈贝马斯提出了要政治家与科学家通力合作以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政治科学化设想。早期的哈贝马斯使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走向逻辑终点。

(二) 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评价

1. 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存在的误区。纵观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观的发展过程,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三位代表作家都从不同程度上承认科学技术是

意识形态, 但是他们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 即由强烈地反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转向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持乐观态度, 进而在此意义上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这是一个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笔者认为, 法兰克福学派这一错误的首要原因在于没有仔细区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严格区别, 混淆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 无条件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

首先, 在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之间, 有一条明确而不容忽视的界限。我们可以发现,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家们从来没有把二者等同起来, 而是做了明确的区分。从两个概念反映的对象上看, 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时曾说: “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 “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 而“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5]20}。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界诸事物, 诸现象的运动和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 是人对自然界认识, 利用与改造的产物, 它本身并不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而意识形态则是人们关于社会的观念形态的理论化、系统化。它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把这两者相互等同无异于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等同。从两者的任务上看, 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 进行事实判断, 至于用客观规律为人类造福还是危害人类, 就不属于科学技术的任务。人类行为的动机, 目的和结果, 对人类社会有利还是有害, 则属于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的范围。意识形态是为人类的思想 and 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 它引导人们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辨别善恶和美丑, 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规范, 也提供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相互等同, 就等于把规律性与价值性相互等同。从功能上看, 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 能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而使整个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它以一种无阶级性的特殊意识形式, 处在向物质形态的不断转化过程当中。相反, 意识形态则是一个上层建筑的范畴, 它是由竖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的, 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观念的总和, 其特征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替代现实社会的真正联系。意识形态不像科学技术那样, 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 它只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

态两个概念的区别是迥异的,不容混淆。笔者认为,导致法兰克福学派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的一般原因就在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三位作家没有仔细地分析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有条件的联系,特别是错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般说来,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既是广泛的,也是深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能帮助人类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调整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却是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功能。笔者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提到过,科学技术不专为特定的阶级服务,因而没有阶级性。但是“科学技术一旦为一特定社会阶级所掌握和运用,它便具有为特定社会主体服务的社会属性,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阶级性”^{[6]283}。特定的社会主体总是力图从科学技术那里寻求支持和服务,为阶级利益和政治制度做辩护,这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向科学技术领域的渗透。不同的社会主体既可以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特定生产方式,也可以把科学技术作为手段间接地服务于这一生产方式中的统治阶级。换句话说,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在阶级社会当中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不平等的。马尔库塞和早期的哈贝马斯正是在资本主义科学昌明的特定前提下,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在功能上的一致性来论证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连同霍克海默在内的三位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作家从不同侧面看到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科学技术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情况,从而警示人们要注意资产阶级统治的新动向,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们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相互等同则是错误的。特别是早期的哈贝马斯,他过分夸大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妄图用科学技术掩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不可缓和的矛盾,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归结为科学技术问题,这既不符合客观事实,在政治上也十分有害。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它或者导致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或者导致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化,前者将使人类社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后者将使我们陷入唯科学技术的泥潭,丧失人的主体能动性。因而,笔者认为,正是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使用强化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现象,使法兰克福学派混淆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法兰克福学派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的做法使得他们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化,而随着科学技术的

日益昌明,他们必将在逻辑上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2.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陷入误区的深层原因及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笔者认为,仅仅以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两个概念的混淆为理由仍不能完全说明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理论错误,这一理论错误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法兰克福学派片面地提倡人的主观价值而抛弃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陷入了当代资本主义思潮中人本主义哲学的陷阱。

众所周知,高扬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价值的人本主义与提倡自然,社会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科学主义构成了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两条主线。两者均占有部分的真理,但是当研究者把人的价值尺度或者自然与社会的科学尺度推向极端,所带来的只能是理论脱离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本身,理论研究既不能反映人的价值尺度也不能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作家的根本误区就在这里:片面地提倡人的主观性,价值性,却不知道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依赖由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生产力发展为之提供强大的物质保证,人在通过实践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实现人自身的价值;给意识形态冠以否定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罪名而排斥意识形态,却不知道意识形态本身就代表了人类发展的价值取向,建立在废除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引导社会(这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向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作家们当然还没有跳出当代西方哲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还不能完全理解以实践为核心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这根本上导致了早期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政治科学化设想使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走进死胡同。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中得到的启示是:(1)我们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不如此,我们就不能够为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维度。(2)我们必须在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同时注重人的价值不受忽略。我们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科学技术的附庸,而成为指导科学技术朝着符合人性方向发展的一支价值力量,防止单向度社会的出现。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本尺度。我们认为,只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确处理科学尺度与人本尺度的关系,我们的建设就能朝着“和谐社会”的方向迈进。

参 考 文 献

- [1] 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2] 霍克海默, 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3]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 [4] 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M]. 李黎, 郭官义,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6] 郑永廷, 等.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An Evaluation of the Science Ideolog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SONG Yong-ping LIU Xiao-yong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survey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ideolog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Hochheimer advocated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n ideology, Marcuse developed the theory and Habermas concluded that capitalism is the legitimate ruling force of the world. The mistake of their logic lies in their confus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one hand and ideology on the other, and in their lack of Marxist dialectics.

Keywords: Frankfurt School; science ide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deology

(责任编辑: 寇 甲)